

张家口文学作品集

远方出版社

序

黄建平

塞北大地，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。坝上风光旖旎，坝下山川秀丽，护卫京畿，系结草原，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独特的区域文化。京北重镇张家口在中国革命史上曾占有重要地位，素有“第二延安”之称。建国前夕，这里曾荟集了一大批作家艺术家，为山城播下了艺术种子，影响了塞北一代又一代作家，成为人们精神的策励和美好的眷念。

新时期以来，张家口作家曾创作出许多优秀文学作品，为提高张家口的知名度做出了很大贡献。“塞北作家群”已经形成，无论小说、散文、诗歌都不乏佼佼者。他们的作品已被专家和读者认可。一批本市知名的作家已“冲出河北走向全国”，他们的作品在省内外已产生了一定影响。这是值得我们自豪和庆幸的。老作家笔耕不辍，仍然在我市文坛发挥着积极作用；青年作家创作势头正旺，力作层出不穷，尤其有几位三十出头的小说作家，成绩斐然，他们以各自的个性特色和创作实力步入中国文坛，成为“塞北作家群”的骄傲和希望！

编辑出版《张家口文学作品集》是我们多年的夙愿，今天总算如愿以偿了。这部书虽然未能全部收录我市作家、作者的上乘之

作,但洋洋近三十万言,集小说、诗歌、散文于一书,已展示出我市强大的创作阵容。今后,我们还将创造条件,继续编辑出版这方面的书籍,为繁荣发展全市文学创作事业做出更大的努力。

2000年5月10日

目 录

序.....	1
--------	---

小 说 卷

吴 洗	祭灶.....	1
祝风潮	牵牛行.....	8
胡学文	戏	19
杨秀云	大山深处	27
胡二泉	人猫之间	32
席满华	走出金指环	38
曹 森	隔墙玉树	50
张振峰	山乡篇	61
曹东霞	桐油伞下风、雨、虹	69
傅北声	小小说五篇	78
朱 青	婚事风波	92
王 楮	楮子	95
阎建国	碰撞.....	105

马秀玲	童年纪事(三则)·····	107
张德润	拉洋车的武锋·····	116
吴志达	葵花·····	119
李春生	神韵·····	131
党巨金	秘书手记·····	144

散 文 卷

吴志达	火焰高原·····	155
吴翠华	僻壤走出大山·····	160
韩 杰	漂流神农溪·····	164
青 杨	乡女不怜林戴玉·····	167
杨秀云	失落的亲情·····	169
山 夫	庐山风雨的遐想·····	172
雷 鸣	秀美风光下的绚丽花朵·····	176
海 霞	树林小溪和鸟儿们·····	188
冯小利	再给自己一次机会·····	191
李中和	壶口纪行·忘我的母爱·····	193
白 宝	家乡的河·····	203
白 秀	金长城咏叹·····	207
武世平	崂山游记·····	210
张富强	访日漫记·····	213
田 野	蔚州中秋夜·····	221
唐 风	故乡的雨·····	223
田 洲	路边拾翠·····	225

诗 歌 卷

李广详	无锡行(组诗)·即兴避暑山庄·····	233
唐占全	春天的旋律(五章)·····	240
白 鹤	父亲的颜色·觅·四季·玫瑰的火焰·····	243
董 宁	沉浮·轨迹·季节·雾·····	251
海 莲	在宁静的空间深想·缘·冬天的一个中午·····	258
韩仰熙	城市 B 超(组诗) ·····	264
阎向军	内心·异乡·回家·北方·····	269
金 姝	梳妆楼·背向月光·····	274
黄韬滔	冰上芭蕾·浪迹天涯的朋友·····	278
冯建平	探金者·蒲公英·古城绿色·梦· 洁白的树挂·淘金篇·····	282
水 玉	宋朝诗人(组诗)·····	291
张文波	迎春·····	295
后记	·····	299

祭 灶

我的童年，不能单纯地用甜蜜或苦涩几个字来概括。家中七个孩子，我居其中。我大哥属虎，叫虎虎，受他的影响，随后我家出现了二虎、三虎、四虎……一群虎。不论男女，全是虎。我自然叫四虎。我这只虎，自幼作孽，惹人讨厌，大概不亚于景阳岗上那只“吊睛白额虎”。不过，打我屁股的不是武松的哨棒，而是母亲的巴掌。

“讨厌鬼！”又一巴掌打在我的屁股上。我穿着开裆裤，这一下打得真响，真脆。”这是你随便动的？”这回是由于我看见外屋的红柜子上摆着一盘雪白的馍，我顺着小凳，爬上去凳，最后上了柜子。馍刚挨着嘴唇，被当场抓获。

“没人吃，还不让我吃？”我摸着被打得生疼的小屁股辩解说。要知道，我挨打是从来不哭的。

“这是给灶王爷、灶王奶吃的，他们是神仙，你知道吗？惹恼了他们可不得了。你看，这叫灶王龕，灶王老两口就住在里边。”

这时我才发现，馍后面的墙根，立个木头框子，中间挂块黄布，象拉西洋镜那样神秘。但不知黄布后面藏着什么东西。

母亲见我不言声了，大概今天要好好治治我这愣头小子。”不信，来！让灶王爷爷灶王奶奶认认你。看你以后还干坏事。”说着，母亲“唰”一下揭开了灶龕中间那块黄布帘。我看到：里边画着穿红戴绿的一男一女正在瞪着我。男的长着长长的白胡子，眯起小眼正

在奸笑，象是在说：“好小子，偷吃我的馍，我可记住你了。”女的是个老太婆，勾勾鼻子吊吊眼，气势汹汹。跟我看过的唯一的电影《白毛女》中黄世仁他娘差不多。

我害怕了！一歪身子，想躲开他们的视线。可偷偷一看，糟了！他俩又冲这边盯着我。我“哇”一声哭出了声。

母亲很得意。一搂腰，把我从柜子上夹下来。给我抓了一把糊扯了满脸的鼻涕，开始了正面的说服教育：“记住，灶王是一家之主。惹恼了他们，上天回到玉帝那里一告状，让你家受穷。讨吃，受稀荒。咱村先前的沈财主，就是你昨天打破人家头那孩子他太爷，每年光给灶王买祭香、祭纸、供品就要花十来石米呢！倒是灵验，人家牛羊满圈，骡马成群，全村一半土地姓人家沈……”

好家伙，这老两口！悄悄藏在布帘后面，原来这么歹毒！从此，我总躲着那节红柜子。三虎把我的泥哨放在那节红柜子上，好几次我往手心里吐上唾沫，搓搓手，鼓起勇气想去拿，还是不敢。甚至捂住眼试了试，只走了两步，吓得又跑了回来。害怕那老两口又从黄布帘后面钻出来瞪我。他们的形象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恐怖的阴影。

孩子多，经济入不敷出，日子自然艰难。母亲处处省吃俭用，以最低的标准满足着这群大小小张嘴等食的“虎崽子”。自从认识了灶王，我晚上净作恶梦。老蒙头睡觉。尿憋得直打战，也不敢下地撒尿。喊娘给我点灯，娘可惜那一根火柴几滴煤油，断然不给点的。大声和我说着话给我壮胆，我还是不敢，好几次醒着尿炕。可是，娘左手提着鸡蛋，右手拿着盐簋上供销社，回来我发现，母亲换回了祭纸、祭香、盐簋却是空的。我不明白，问娘，娘说钱不够了。那以后，我家一连几天吃菜不放盐。一群“老虎”一吃饭就撅着小嘴乒乒乓乓摔筷子表示抗议。母亲却一脸坦然，眼睛也分外有神。她说：“神仙是不能怠慢的，咱们忍着点好说。”

一天傍晚，母亲直竖竖地跪在灶炕里，母亲面前的锅台上放着

一支麻糖。我悄悄凑过去，踮起脚尖刚一伸手，“邦！”手背上挨了一扒火棍。

“一边去，这是灶王的。”母亲喝斥道。

“灶王也爱吃麻糖？”我问。

“胡说！灶王是神仙，哪象你那么嘴馋。娘是在祭灶。”我挺好奇，站在一边看怎样祭灶。

只见母亲左手捏着卷纸，我看得真切，正是黄布帘后面画着那老两口的那张纸。母亲右手拿着麻糖，说：“今天是腊月二十三，灶王上天的日子。灶王在咱家坐阵一年，要去见玉帝了，咱叫他见着玉帝多给咱家说点好话，降福人世间。不过，灶王也难免胡说八道。这不，咱用麻糖糊住他的嘴，免得他上天去说咱家坏话，让咱们受穷。”说着，母亲把麻糖在火上烤化，在灶王的嘴上抹着。大概怕烫着灶王，母亲边抹边凑上去轻轻地吹。

我一想，不对！又多嘴了：“你拿麻糖把他嘴糊上，那不是连好话也说不成了？”

母亲一愣怔，缓缓抬起了脸，痴痴地看着我，若有所思。我第一次发现，原来母亲也有一张疑惧的脸。良久，母亲又回到现实了。大概自认为抹严实了，将纸卷起来，用火点着，送进了灶膛。“这不，灶王顺着灶膛，烟囱就上天去了。”

我跑到院里，伸长脖子朝烟囱望去。只见随着一缕青烟，飞出几片纸灰，象黑蝴蝶一样飘飘忽忽，哪里有什么神仙……

“史无前例”的年代，我已大学毕业，在离家千里之外的省城参加了工作。由于我“根红苗壮，政治可靠”，“清队”时专门负责调查取证。

外调提纲上有一趟差事离我的故乡只差几里，当然我自告奋勇，自己承担了。这样我可以看望我年迈的老母，同时我这个大学生也可以象当年的西楚霸王项羽那样“衣锦还乡”，炫耀自己一番。

一进门，我大声喊着娘，眼睛却先向我关心的那节红柜子上

瞅。供品不见了，灶龛不见了，让位于一尊领袖的白瓷胸像和几本最时髦的书。我终于信服了这场“荡涤旧社会一切污泥浊水”的“革命”的伟大意义和巨大武力，连母亲这样迷信思想根深蒂固的人都省悟了。

然而，我帮母亲搬倒几件被破坏家俱时，发现在我家那间库房的一个角落里，香烟缭绕，白馍喷香，那只灶龛擦得锃亮，端端正正摆在那里。还是先前那块黄布帘，还是先前“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”的对联。只是这时已买不上先前的祭香，点的是青红蓝绿的卫生香。

“娘，你不是说没白面吃？哪来这么白的馍？”我拿起一个馍问。

母亲没说话。嘴角抽搐着，显出苦楚的样子，满脸的皱纹都簌簌抖动。她从我手中接过馍，一掰两半，又递给了我。我吃惊地发现：馍原来是由暗红色的高粱面做的。白面只包了个皮儿，包得那么薄、那么巧、那么严，达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。

“娘，你这不是欺骗灶王吗，不怕惹神仙生气？”

“啥？生气？”娘更激动了，瘪塌的两腮里，松弛的咬肌聚起了两条楞子。“过大年每人才给七两白面，家中只剩我和七虎两人。斤四两白面一口没尝都蒸了供品。他生气？我还有气呢！”

那年月，一味强调粮食亩产“跨黄河”“过长江”，我的家乡本来盛产小麦、小米，都不让种。全种上了能高产的杂交高粱。自然吃不上白面了。

“娘这辈子可没亏待过灶王，可还是这么穷。如今更难了，‘杂交高粱当细粮，草鸡屁股当银行’！”

说完，从我手中接过那两半馍，朝上吐了口唾沫，两手一挤，又将馍完好地沾在一起，放回到盘子里。

我愕然了！

我为母亲对灶王始终不渝的一片深情所感动；

我为母亲想方设法欺骗灶王的行径所震惊；

我为母亲直至如今的愚昧所痛心……

去年腊月中旬，我收到小妹七虎来信，说母亲让她给寄来个邮包，腊月二十三准能收到。七虎还“卖关子”，寄什么东西，暂时保密！

腊月二十三终于盼到了。我在机关里等包裹单，想顺便路过邮局取上邮包回家，直到天黑，大家都下了班，办公楼的灯都闭上了眼睛，传达室老王头都叫着要关大门了，我才推上自行车失望地往家去。一路上闷闷不乐，不知母亲今年的腊月二十三将怎样度过。

进了院门，女儿乍撒着胳膊跑出来：“爸爸，奶奶寄东西来了，好多好多呢！”

我连自行车也没放稳，朝屋里跑去。身后“咣啷”一响，回头一看：车子倒在水泥地上，前后轮还在吱吱飞转。

“真的？”我欣喜地举起了女儿。

妻子走过来说：“娘的身体挺结实，你看——”她递过一张相片。

我看到：母亲满福态地端坐在那里，穿着鼓鼓囊囊的新棉袄，笑得很香甜。

突然我看到母亲身后有个长方形的框子，天呀！这不是三十年来一直在我脑际萦绕的灶龛吗？母亲还在祭灶！我一惊，相片掉在地上。

“爸爸，你看，也是奶奶寄来的。”女儿正拿着一支麻糖，嚼得很吃力，挤眉弄眼，麻糖在她手、口之间拉着粘乎乎的长丝。呵，我木然了。连相片都忘了捡。母亲不仅坚持祭灶，还给我寄来了麻糖，这不分明是让我也祭灶吗？

“爸爸，奶奶还寄来了电影插曲。”女儿递给我一盘磁带，女儿认为磁带都是电影插曲。我几乎要哭出来。莫非母亲祭灶也使用现代化的音响器材，边祭灶边放录音伴奏不成？

我把磁带装进桌上的录音机。一摞，录音机咝咝地转开了。

“四虎，过来，娘要跟你说话——”录音机里传出母亲那苍老、迟缓、沙哑的呼唤：“你要听到了，就点头答应一声。”

“我‘哎’了一声答应着，就象母亲现在正站在我面前一样。这时，妻子拉着女儿也凑过来。

“过了这个年娘都八十了。这辈子没白活，总算看到了好日月了。七虎养了一群鸡，多少只，娘眼花数不清。反正每天能收半筐鸡蛋呢！这丫头，挣了钱疯花。买了电视机，是带色的。买了摩托车，这玩艺儿可快了，屁股后头一冒烟儿，人就没影了。娘害怕，贵贱不敢让她带。买了照相机，这张相片就是她给照、她给洗的。照得挺象！就是脸儿没给洗净。你看，娘成了阴阳脸。还买了录音机，娘这会儿说的话就是这玩艺儿给装进去的，村里办起了沼气灶，做饭不用柴禾，火苗冲着呢！你看娘身后那个方框子，就是沼气灶。”

我急忙又拿起相片，仔细端详起来，原来我把娘身后的沼气灶当成了灶龛。

“娘供了一辈子灶王，实指望他能让咱别受穷。谁知这是放屁解裤子，白费事。这不，娘把画着灶王的那张纸打了褶，给你外甥做了鞋底。灶王这老两口别光想着上天了，也该下地喽！灶王龛让七虎做了鸡窝门子，嗨！不大不小正好好！

“四虎，娘死了也忘不了小时候为你吃麻糖娘打你那一扒火棍。娘手头重了些，这会儿想起来，手腕还麻酥酥的。娘给你寄去了麻糖，这回你就吃个够吧！”……

母亲说完了，我听到妻子在啼啼嗒嗒地抽泣。

“你哭了。”我说。

“你呢？”妻子看了我一眼说。

这时我才觉察到，我的脸颊上象有蚯蚓在蠕动，热辣辣，痒酥酥的。

女儿莫名其妙了。摇着我俩的腿喊道：“爸爸妈妈，你们咋都哭了？奶奶没有骂你们呀！”

妻子摸着女儿的头说：“你还小，大人的心事你还不懂。”

我说：“爸妈是高兴才掉泪的。”

“哭的时候流泪，怎么高兴的时候也流泪？”女儿又迷惑不解了。

我打破了以往的惯例，第一次对女儿的发问置之不理，独自走出屋子。

天全黑了。我抬头仰望东北方——我故土所在的方向。苍穹之下，群星在闪烁。那么密，那么多。母亲说过：天上一颗星，地下一个丁。这话若是真的话，那么哪颗星是母亲呢？我想，她肯定不是最明亮的那颗。因为据说那是万古流芳的英雄豪杰，但总不该是最暗淡的那颗吧！因为母亲从愚昧落后中走出来，如今终于明白了；她有一颗比金子还宝贵的善良的心，毕生为实现这个心愿而苦苦追求，默默地奉献，虽然她以前的努力是徒劳的。特殊的环境和经历，造就了母亲这特殊的形象：不尽完美，但却可爱；够不上伟大，却很坦荡。她晚年总算找到了一条路，这对她八十高龄的人似乎没什么意义，已经晚了。其实并不晚。她有儿孙一大群，他们会延着这条路走啊，走啊，一直走到光辉灿烂的明天！

作者简介 吴洗，1946年生，现为宣化造纸厂纸板分厂厂长。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，发表小说、散文数十篇，主要作品有《小院春风》、《路遇》、《熬年》、《请客》等。

牵牛行

快要收市了，庄路生还没拿定主意是不是该把那头牛买下来。

那是一头才把身架长就的牛犊，正一动不动地立在牛市拴牲口的桩子跟前反刍，那根连着牛鼻子的缰绳仿佛是一根吃不缺的草，已经被这头牛咀嚼了大半天了。刚看见这头牛时，中午的日头照得它通体毛色金黄，此刻罩上了一层冬日的霞辉倒显了暗红颜色，似一团还未燃旺的炭火。

在口外当兵三年，庄路生也是头一次来这牲口市场上，也是第一次知道此地竟有这样大的一个牲口市场：六、七十亩大的一个院坝，却用铁栏一排一排地隔着，栏里拴了牛马驴骡，宛若一方方种黑红黄白庄稼的田块。栏之间又似那一条条的渠，人流如水流顺了渠在田块里淌。唯有庄路生立在一侧象一团冲不脱的绿草，人流也就因他不时地堵塞一下。

“相准了这牛？”牛主人也注意庄路生好久了，瞅机会便凑过来搭讪：“嫩是嫩了点，牛倒是头好牛。”

庄路生溜了一眼这位牛主人，五十几岁年纪，一脸日头晒就的

黑红挂满了尘灰，一看便知是个厚道人，路生笑笑，把一根滤嘴烟递了过去。牛主人也不推辞，接了就在路生的烟上对火吸起来。

“想买？”牛主人又问。路生还是笑笑。其实，路生来市上倒真是特意来买牛的。不过这牛他不是给自己买，是受人之托替本村的李旺买的。

“你在口外当兵，抽空帮哥买头牛运回来，哥这是求你了！”李旺攥着路生的手说。那还是去年路生回家探亲的时候，李旺为这就跟他提过好几遭。

“还是买头‘铁牛’吧。电视上不是说，一年就把本赚回来了吗？”

“哎，这几年是人就能致富，就你李旺哥不行。再说这平价柴油咱也摸不着哇，还不够村干部乡干部照顾他们姐夫小舅子的呢！”李旺颇是忿忿。

路生当时答应下也就记在心里、今年冬天部队“复补”，退役的路生当兵三年就有了三百多块的“复员费”，今天他带了这钱打听到了牲口市这才又相中了这头黄牛。

“要真想买，你就说个实价。”牛主人把烟滤嘴撕成了几条丝束说。

路生插在裤兜里的手把钱又攥了攥，他带的钱不多，只好悄声对卖牛老汉说：“我年轻，不懂，还是你老说吧。”

牛主人反被难住了，沉吟半晌，摇摇头又点点头，点点头又摇摇头，最后才拍了一下大腿说：“反正也省得再拉回去了，三百二，就三百二吧。”

货比三家知贵贱，路生早比过不只三家。他知道价钱已不能再便宜了，就一下子把攥得有些汗湿的三百二十块钱递过去。

老汉也不再数钱，笑嘻嘻地看路生把牛牵出了栏外，这才说：“船烂不烂帮，卖牛不卖僵，这牛缰绳你还得还我。”路生就把扎的军用腰带解下替了那缰绳。

“别欺它是哑巴牲口，这牛通人性哩！”老汉又抚了抚牛头，瞅了一眼路生，又说：“我小子他也在部队当兵哩，四年啦，也跟你这么大。”

路生的心一下子热热的，他扭脸望了望用腰带牵着的牛。那牛突然“哞”地一声长叫，胯裆里注出一线姜黄的尿来，一股潮热的臊气便骤然散了开来。

二

山道上走到了第二天，牛和人刚透口气来。

道旁尽是被风雨雕蚀得千姿百态的岗岭沟壑，太阳才收去余辉，便黑糊糊地各显出狰狞来，仿佛一排排参差不齐的巨齿。路生牵了牛在山道上踉跄而行，倒象两根挂在齿缝间的细细肉丝。

就因了这牛，路生不能跟别的退役老兵们一起乘车返乡，他在一片“欢送老战友”的口号声中，用根宽背包带牵了这牛告别了营房。他的背包挎包就一掀一掀地驮在黄牛的背上。

路生当兵三年拉练行军也有过几遭，如今空身行来倒也惬意。只是这牛不惯走路，一扭一晃总也走不快，一整天也不过才能走六十里。到家五百四，原想有四、五天也就够了，现在看来至少得走八、九天。

路渐渐显了平，天也黑透了。夜风从身后扑来推着人疾走，脖子上的背包带便越觉绷紧——牛该歇了。

一片小店从路弯处匆忙闪出，三、两盏昏黄的灯火在风中瑟瑟抖着，于是连也加快了步子。

一位老汉老远迎来接了牛去，边把牛向后院牵边对着店中喊：“翠翠、有客哩，是个解放军。”

“哎——，知道啦。”屋里便当真脆脆地应了一声，象白玉堂上

跌碎了金盞玉盞，好听得连风吼都住了。

店名唤作“南北顺”，虽不大但极干净，几张方桌都苫了干净的塑料布，一盆热腾腾的洗脸水早摆在那里了。氤氲的蒸汽冉冉升起聚在屋顶的灯上，灯便现出一环七彩光晕，把满屋里映得墙也辉煌、地也辉煌。

“水冷啦，快洗吧。”还是那脆脆的声音送出位穿水红色棉衣的姑娘，十八、九岁，肤色黑黑，五官倒生得端正，一头乌发用发卡箍了长长地披在肩上。

路生感激地笑笑，把一双被牵牛绳勒木了的冻手探进了水里，立时浑身的血流便涌淌起来。再把脸也一并扎进盆里，便连心里都干净畅快了。

姑娘呆呆地看了一阵洗脸的路生，忽地抿嘴一笑，悄悄走进前抽去了那条旧毛巾，又换了一条簇新的花毛巾重搭在了盆边。

洗罢脸，牵牛的老汉也进来了。他告诉路生牛已经拴在院后槽上了，细草精料，让他尽管放心休息。

“这是我二闺女。原本还有她娘仨人开这店，前些时她娘病下啦，大闺女就接走了。人手少、客不少，恹惶得很哩！”老汉洗洗手，扎了围裙又去上灶。

“寻个帮手吧。”路生随口说。

“寻啦，路远人稀，一时还寻不下个合适的哩。”老汉看看路生，“你兵不兵民不民，咋贩起牲口来？”

路生便把如何受人托如何买牛的事说了。老汉点点头：“我说咋会牵个独牛哩！”说着又赞叹了一阵。那姑娘只在一边站了听，两只大眼尽管盯住了路生看。

吃罢饭，便到后院客房里去休息，又早有一盆热水摆在床跟前了。洗过脚擦干时，路生才发现脚底板上一边各打起了个水泡，鼓鼓地涨得发亮。

“大爷，有煤油和马尾儿吗？”当兵的路生对挑脚泡并不外行：